宋四六話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七　啟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下國入中朝也　四六話

孟景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云早歲會奉尺書遠達層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

音實動輔車之喜色舞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師更遣前鋒而出境 宋史世家

僞蜀翰林學士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啟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青箱雜記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於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事極爲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儒林公議

淳化元年遣戶部郎中柴成務往使高麗麗俗信陰陽

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治曰王奕葉藩輔尊奬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寵非止歷川塗之綿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眷遇斯亦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夙紓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能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謹以誠

告王其圖之　宋史高麗傳

陶岳商公歿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啟謝寇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趙德麟侯鯖錄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啟云

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才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益
二者之年齒相上下也梁谿漫志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
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
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
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
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
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
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

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容齋四筆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啟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曾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青箱雜記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謝先達時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郤埽編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

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棉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青箱雜記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啟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四六話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脚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啟云對靈光

海山仙館叢書

之殿難合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莫敘去來之意能改齋漫錄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如此又自嶽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啟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拂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傅惟詠蒼苔 湘山野錄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衂遣使劉六符齎書求關南之地述周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斂儒林公議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啟曰兩朝之盛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

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又等尤高故謝啟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書判一作脫書中選後十年登科舉謝啟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澠水燕談錄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啟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聯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冀濁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四六話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啟爲贄仁得讀之有排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錢易洞微志）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嘉諮字嘉謨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堯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

象儕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游宦紀聞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牓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啟賀畧曰桂枝折

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銜後之名第同故也

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陶穀清異錄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覺仲謝及第啟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若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能改齋漫錄

永叔頗開晏因賦雪詩有語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歐陽修陸經二學士過之因置酒共賞歐陽即席賦詩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悅

其後歐陽出守靑社晏亦出殷宛邱歐乃作啟敘生平出處以致謝悃其畧曰伏念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郎於紙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潘子真詩話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習用講論而意益妙如

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啟云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好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

海山仙館叢書

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畧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 四六話

歐陽永叔以譏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矣玷素絲之節其謹言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寓簡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篤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蓋用劉杳傳者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同吳舍人啟云紅葉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晉偃啟云白蝉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

尚書錄令僕射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待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紫荷槖案荷囊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襆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案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於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

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於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少年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於挈囊持橐之語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被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直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志非樂志也持橐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

亦無韋昭此又劉杳記之不審也　張淏雲谷雜記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啟事謁見楊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歐陽修
歸田錄

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攽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為非中父不從固以為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為言貢父坐罷

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啟謝執政云虛船觸舟恢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文謝京東漕表畧曰不知足而爲屢是匪難能懲于羹而吹齏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耳 四六話

神宗嘗謂錢穆父少師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兒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 李忠定公集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問安世而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領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

安世方今泊宅編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攷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攷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 夢溪筆談

滕元發甫賀正獻呂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震區大朴盡還仁

祖之風朝野一詞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王荊公文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其契合久矣荊公既相神宗欲愼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荊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因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荊公曰陛下果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荊公其後荊公居金陵厚之以

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荆公曰督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袞繡之歸徒深引脰

四六話

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陳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于聖原貴名溥于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絶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于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

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為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真道荊公出處妙處也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 四六話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啟投王荊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荊公答以啟畧曰起於不得已盍將有行老而無能為云胡不止 四六話

呂惠卿與王荊公相失惠卿服除荊公為宮使居鍾山以啟講和荊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啟合乃

相從疑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于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伺巖關弓之泣非疎蹶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萠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玆不疑于有敵而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苫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懽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

何讐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于不有氷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于改事側躬以待惟命之從東軒筆錄

廖明友畧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直可憎惡爾明畧賀安厚卿啟曰遠離門墻遁迹江湖之外闕望麾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啟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

方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嵓谷信塞馬之依風暐然晨光照此蔀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政啓云賤貧于有道之邦自知愧耻負犯于可封之日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已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　四六話

林自爲大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爲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

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予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老學菴筆記

曾魯公識度精審達練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柬牘亦屬對精切會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柬別之畧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會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東軒筆錄

毛澤民啟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淸卿啟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困學紀聞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强也潘子眞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眞人靑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貧三載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靑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

功非惟出于剽竊亦是白水眞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竟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痕更爲眞切 復齋漫錄

蔡持正旣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問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寖顯于朝矣處厚辭王荊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于中山大忤荊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

乞憐頗甚賀啟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恭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于國論俄列俾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於泰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名之崇處厚早辱埏陶竊深欣躍豨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

大臣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　揮塵三錄

林文節子中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

盍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

清波

雜志

袁光祿轂羅公為杭之貳車與東坡同官有啟云談笑

風雲咳吐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

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為坡所

深知　攻媿集

表啟中最以短句中四字為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

為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啟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塡箎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爵子厚啟報國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益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 四六話

毛憲守長沙謝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困學紀聞

劉斯立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閒丞相追復斯立以啟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于異域平

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能改齋漫錄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為中執法閨門孝友嘗彈蔡絛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啟云久居言路抨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澄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日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　四六談麈

終慎思者大名人家貧能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復寢陋始未應舉魏之舉人儕伍中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謝解啟畧曰三年於此眾人皆指笑乎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終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憫其窮窘嘗

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幾濡其涸轍而彼人者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子乃取書歸復而具啟納于董生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彭乘墨客揮犀

任惇夫忠厚元佑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流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啟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 能改齋漫錄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啟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為太常

博士敢賀公曰伏以贊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權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須與情共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湼而堅白非渝用舍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卒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啟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輒賀輒貢短啟叙致悃愊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赧且惕逃罪

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啟凡二十句止百餘字皆摭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敍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為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非耶今既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否故啟稱用賢所以固國權忠乃以得民恭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啟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啟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與擭故啟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畧不絆戀故啟稱用舍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著龜之先見今日

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卒希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敍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四六話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為佳句端

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觀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之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梁谿漫志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曰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

之皆不飲作詩戲之內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覿狀云歸時事於羈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邦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梁溪漫志

琵琶行云家在蝦蟇陵下任子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盍用此事 嚴有翼藝苑雌黃

東坡嶺外歸與人啟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黄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慙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敉語 四六談塵

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啟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擧國蹻民如人望之未已 四六談塵

秦少遊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黄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啟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

始署爲校書郎少遊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啟畧云切覩前史具見郎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鈞容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 四六話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郤銑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啟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文苛興前古之歌乃郤氏自陝移鄧之啟也 四六話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

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啟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四六話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啟

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多辨其眞探頷下之珠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四六話
邢惇夫以詩寄無已無已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聳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處未宜彈蓋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趁嚴詔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亞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乳媪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趁嚴詔後作謝啟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益畏

金根之繆 王直方詩話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啟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畧云九賓陪列鏘劍珮而肅鵷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也 四六話

韓子蒼為舍人曾公袞以啟賀之韓答云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歎曾為浙漕謝先公啟云蒸出芝菌猶

能爲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歎逢時之晚　四六談塵

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胡舜陟三山老人語錄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啟畧云雕蟲篆刻童子尚恥于壯夫血指汗顏拙者徒羞于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

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四六話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啟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四六話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廷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啟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于天下誰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

方明昉謂余云宣和辛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爲問偶方臘爲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秘問題以待後舉故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能改齋漫錄

宋四六話卷七終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八 啟

興化隱士陳易隱居廬山歸乃築室於興化縣之蔡溪巖不下山者三十年襟抱達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忘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噓之力身如槀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饜修於八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心既已忘行復何有終不起 墨客揮犀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啟畧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跡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歸于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涵養如此 揮麈後錄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啟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啟曰豈期聖澤遽畀宰司覆餗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墻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既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 四六談麈

嘗以啟上李邦彥其末云顧積蠹之云久宜致理之也
難首建裁損而國用未豐痛罷科徭而民力猶困邊陲
初定當求守禦之方敵勢稍衰可弛防閑之策權貴抑
之而恭横仕流濫矣而莫澄凡茲十數之大功未覩軒
昂之成效政宜解榻以待士置驛以招賢博採寸長用
裨遠見未幾果如所料 曲周李公事迹

靖康元年冬十月予作將歸賦以貽呂少汲欲求侍養
公以啟事見答曰伏承主簿惠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詞
近古陳義甚高横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

賒社下之歸祝頌方深濡染奚階遂堅留幕下數日張表臣珊瑚鉤詩話

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四六談麈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啟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為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濛老矣願挾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傾慕如此能改齋漫錄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大學士子伏闕且撾鼓乞用李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尚未退斃內侍數人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啟賀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並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常舉以謂余作四六要當如此 能改齋漫錄

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啟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

居翰苑章伯紀論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啟又何反也伯紀眞君子而醜詆至此噫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　鶴林玉露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啟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

爲輕已彥章自此得罪飄直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寓簡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覿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塡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出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銑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贊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繇所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既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啟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

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興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
蓋述前意也 能改齋漫錄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
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
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
美之旣刻就遂寘前盟以紙筆龍延建茗代其數且作
啟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畧云米五
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
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 揮麈後錄

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駉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啟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墨莊漫錄

紹興要盟禮文之際多可議而受書之儀特甚乾道五年欲遣使直之先以陵寢爲辭時范石湖爲侍講充祈

請使十月范還報章有曰栁聞附請之儀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後八年迄參大政云 桯史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啟云晚歲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殺陳少陽事呂令汪彥章報啟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敵師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忿寇至君誰與守敢幸偷

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寓簡

余外祖王詗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啓曰早登黄閣獨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屢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張端義貴耳集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語嘗爲灊教與帥啟云枚淚過故人之墓驚

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峯喜山色之如舊貴耳集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啟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眞學士躋中朝公輔之班貴耳集

顏夷仲黃門代梁才父答王履道謝舍人啟云誦佳句新濫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宁之知四六談塵

徐師川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於世客有贊見

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啟曰浩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清波雜志）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啟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揮塵後錄）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啟賀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日營兒更起鄉翁之羨秦喜諭其子（能改齋漫錄）

秦會之當軸時有蜀士投啟干冊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游宦紀聞

王仲疑豐父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啟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于陶鎔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

揮麈餘話

昔秦檜之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 鶴林玉露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權郎秦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鎮客擯不用者十年慈寧回鑾會之以功升維垣叔雅以啟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王曰嚴曮爲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卽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

于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 揮麈後錄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夫文清以蔭人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啟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曾龍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 揮麈後錄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略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嘉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

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紹興

正人

論

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啟有云仲舒褎然舉首豈久相於江都望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剡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啟云斯文之得喪在天領袖素尊于海內賢者之去處以道旌旗已至於江東公亦欣然剡上 浩然齋雅談

諭癡符序公諱庚子長其字也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鱠之思舊學

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攻媿集）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浩然齋雅談）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閻云案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爲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啟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丣本同（何云按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臣松之謂翻言爲然故留聊柳劉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幼婦

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亦儷語之工者南史賈希鏡傳青州人發古塚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苟晞兒困學紀聞

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增閔元衡合疏此啟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其畧云殘經不悟于郭亡何云莊十四年本新序闕文徒存于夏有何云成二年馬不足一眚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何云顏氏家訓自乖其數書發武殪須亂湯齊烏焉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爲雒滅漢東之國爲隋避上則旱不從辛何云說文始皇傳絕下則對因去口何云亦說文漢文事衆合而棘氏徵何云衆據傳足省而疎姓絕何云束晳傳

足當作疋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於導何云顏氏家訓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何云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辟皆如此丁尾亂眞鉤須失實何云荀子不苟篇鉤有須書立書肖而旣謬國名何云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何云玉藻朝日聽朔注及正義篆形誤偽何云此與篆形無與誰正雲輿之祁祁何云顏氏家訓隸體散亡共守彎聲之鉞鉞何云說文鎖定銀鐺之句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為銀也事見顏氏家訓又云新刻已改鋃字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為來何云說文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何云馬援傳國史傳疑

考義共惑于三家（何云家語）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批文武之爲斌（何云魏明帝太和初事）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何云虞翻傳注）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書忘形象作緋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于桑（何云臧）事三十七未足語世（何云三十七句閔董仍無確據）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何云未詳董云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書蓋已亡誤存卅二門之爲航（何云顏氏家訓）安識門五日之爲閏（何云襄九年伐鄭注）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

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

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謂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閻云按今按書序　困學紀聞一段似王氏後自駁其說者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淮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遣作謝賜物一劄子寘定兩句云已為死別偶遂生還謂藹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　洪邁容齋五筆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啟王巽除館職作啟與同舍裴煜如晦而啟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答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巽啟曰盛文奉還且告留取頭 四六話

叔祖逍遙公舊爲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啟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亦足矣 四六談麈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

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代作謝啟云念昔先人覯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黨上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調 四六談塵

周于武秘自中司帥越日伋在崇道外祠與伋啟云訪羽人于丹邱莫繼後塵之雅躡受釐事于宣室即期前日之樂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 四六談塵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旌旆之伊邇仍問政之可期 四六談塵

趙祖顏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啟云庾亮樓邊漸覩挂簷之月揚雄宅畔蔑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豪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履極詠諧之歡錢流地上會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酲如劉伯倫不無覬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必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盡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四六談塵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釜狀元啟云嘉禾當御輒先農爻之嘗神龜効靈偶出豫且之網 四六談麈

李元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啟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

方彥蒙上時相啟云三已無愠雖知衆口之鑠金萬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 四六談麈

洪舜俞薦於鄉鞏嶸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分教

番陽啟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書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困學紀聞

傳至樂上周益公啟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被刀頭之䑛蜜得末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益指張說也 困學紀聞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啟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 浩然齋雅談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閱本草注安知其為菖蒲案梁元帝元覽賦金隱玉豉堯韭舜

華論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賚河南菜啟則云堯韭未儔姬歜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歜矣國日堯韭出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意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焉今菖蒲是也 施青臣繼古叢編

或上朱文公啟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窮笵崎嶇寄參螢經邱之趣 困學紀聞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啟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

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困學紀聞

陳亮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啟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諳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乎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宋名臣言行錄

陳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

一縢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艮齋士啟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寘在二三主上以爲無他擢居第一蓋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白珽湛淵靜語

徐淵子爲越教官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困學紀聞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啟云

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覩之淸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　鶴林玉露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齊東野語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

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遊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昆陵題揵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啟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困學紀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于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于弟子將焉用之　困學紀聞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困學紀聞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砳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光祖適帥荆

襄辟公之子崇楧爲機幕劉公未知師矽事先辟其弟
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今聞
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僚而並處念交游之讐不同國而
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
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驩乃有摻
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蝌且將避之倘
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間
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孱瓶收本見齒忠
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

焉用劉公得崇模牋愕置几上即草檄勍同師劭弟四朝聞見錄

蕭公翀峯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并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曰陞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濡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嘗先無汗馬之勞酇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游宦紀聞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啟贄之曰澄

淸方劾於范滂跋扈遠逢于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齊東野語

澹居外嘗怏怏失意以書祈佗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佗胄家圃也佗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宋史何澹傳

賀茶山會祕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日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

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又日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除删定官謝丞相自叙有日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繙記誦媿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淒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在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賀張都督有日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

取之長尊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台州有日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又曰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淸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邪之萌差蘄州通判謝啓有曰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濟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回涉世寖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幷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

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敬有曰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寖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覯遇於鉅公又曰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撫自敘有曰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實慕昔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

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洙泗之橫流知嚴州謝到任有日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投老何歸又謝啟有日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邅回毀來靡待於德高災生豈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摧頹忽忝乘軒之寵又

日哀細德之儉微開洪鈞之坱北念茲積讒雖擢髮而有餘綮彼衆譏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又日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五嶽之塵上參政有日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苦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又日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難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日柴蒲海游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恥頫狗

監之吹嘘散落遐荒宲付雞林之裁鑑賀御史中丞有日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於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賀運使有曰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為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又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擧溯下僱科之筆事功靡著忍懟修侯問之書自敘有曰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游指海摘山屢乘使傳

既罪徵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侵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
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又賀
丞相啟有日廟堂之謨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
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
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
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
商以忠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陰賊充位則
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覘相之當否以
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爲文章以學識發議

論非胸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 隱居通議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未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稍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衞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啟賀衞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野客叢書

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時趙彥呐以在襄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以啟謝安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慚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宋史楊巨源傳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洞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閫西浙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且有般鑿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

諜壘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啟代贅及之曰驕虹過賀會親聲敎之承倉鼠歎斯徇蹟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仲一得之愚竊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發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惕有為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猜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兎之窟猶欲脾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熟計卧薪自厲誰為勾踐

之盛心金湯恐喝于豫圖玉帛聯翩于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附和以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于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讎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鬬議論噂沓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俄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慮畎畝有懷于蹙國迴旋無路而陳情致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于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

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于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日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闊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錄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

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益設險象存于習坎而趨時患在于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益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

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衂而至于潰李寶雀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徽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因于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簣苟盡得策豈得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

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因當寡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變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姦諜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

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于屢遷戎閫專機以主帥豢安而常淹于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滋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孰啟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世之儁功尙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于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猶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摅悃悃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

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顓閫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犒爾婁宴旌旗千騎之來定然望履聲列城之觀望此外閭之華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奚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諾歡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歸聽策勲別當修贄長疏在丹陽館一覽輒竟觀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如　制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

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偕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早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湖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匆草莫彌于是一得之謀願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斈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矣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舉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于

識面實自得于知心恭指此宅月又特刻亟稱之斗廟堂余迄不知所崇近繙故篋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惺史

宋四六話卷八終